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情在

走

过

之

后

席绢

A

她又回到“靖园”。

她一直站在铁门旁边，想进去，却不能；因为铁门上了锁，而且加了铁链。

“开门啊！开门！”她使尽浑身的力气捶打着那扇早已生锈的雕花铁门。

“曾叔……曾叔，帮我开门！曾叔……快帮我开门啊！”她仍不死心，将手伸进铁门里面，拚了命地想抓住刚刚走过去，但却毫无表情的曾叔。

她失望地跌坐在阶梯前，但仍不死心地大声呼喊，可是没有任何人出来应门。

她哭干了泪水，紧紧抓着这扇唯一握得真实的雕花铁门，向内窥视——“明明有人走动，为什么不来帮我开门？”她瘫软地喃喃自语。

“明明有人走动，为什么不来帮我开门？！”她丧失意志似地一直念着，手里仍紧握着那扇门不放。

蓦然，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从前面林阴小道上走过，她再次摇晃双手握住的这扇雕花铁门，再次拚命地大喊：“爸……爸……是我……季紫啊！爸……”

她拚命摇动这唯一真实的希望。就在那个熟悉的身影即将走进屋内时，她用尽所有的力量，叫了最后一声令人战栗的感动——然而，她父亲仍然没有回头。

她完全瘫倒在地上，所有的希望似乎都没有了。她瞪大眼睛……瞪大眼睛……

就这样瞪大眼睛……

季紫蓦然从床上惊坐起来，张大眼睛看看周遭的一切。

白花花的阳光炫耀似地从窗外照射进来，即使在这艳阳的夏季里，季紫仍打着哆嗦。

“又是相同的梦。”她喃喃自语，“爸爸，您不要逼我，不要不理我，我会完成誓言……爸……”

季紫痛苦地将头埋在双手里，似乎不论她再如何颤抖、哭泣，也唤不回以往的快乐和甜蜜。

她拉起身旁的被子盖住整个身体，因为她突然觉得冷，从背脊的底端一路冷上来。她紧紧地用被子裹住自己。

自从家里大变后，季紫不管在哪一天，都会觉得冷，尤其是在这种日子——一个人完完全全独处的时候。

这种感觉早已不是一次、两次了；虽然在遇到梁旭民

之后，这种“发冷、作恶梦”的次数稍有减少，但是仍经常在季紫的梦中、休息时浮现。

“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目的地？什么时候才能了却爸爸、哥哥放在我心中的这桩心愿？什么时候呢……？”季紫焦急地抱着自己的身体摇晃着，似乎想摇掉身上的种种枷锁。

慢慢地，她平静了。

她平静地睁开眼睛，抬走头，望向窗外——闪亮的太阳使她迷惑。

“唉！”季紫轻叹一声，悄悄下床。

她走向窗边，作一个深呼吸。

她诧异天空为何这般晴朗，似乎和她在梦中的日光相差很远；而这些都不再是她的了，她再也没有晴朗的天空、晴朗的“过去”和晴朗的“靖园”了。

甚至，她再也无法谈起过去、说出她的梦境，再也无法、甚至无人可以聆听……
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
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
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

季紫从自我意识中清醒过来。

她走进电话旁，想伸手；但停了两秒钟，又将手缩回

来。

“让它多响几声吧！”季紫告诉自己。

而对方似乎也不死心，就任着电话铃响。

季紫数了一数铃声，等待心情回复过来后，才慢条斯理地接起电话。

“喂，您好，我是范季紫。”

“小姐，以后能不能请你、拜托你不要让我等这么久？”梁旭民在电话那端抗议着。

“这没什么不好，可以训练你的耐性啊！”季紫坚持她一贯的作风。

旭民发出一句不以为然的咕哝声，充作回答。

“你怎么在上班时间打电话给我？”季紫好奇地问，“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”

“没重要的事就不能打电话给你啊？我是你的男朋友吔——”

“……”季紫没有说话。

“喂，你在听吗？季紫”旭民有点紧张。

“嗯，我在听。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只是想问你，你休息够了没？想不想换个环境上班啊？你上次不是说……”

“你帮我留意了新的工作？”

“嗯，简氏企业。我表哥简观鸿，他需要一位秘书。怎样？有没有兴趣？”旭民又是那副吊儿郎当的口气，然而季紫现在无心加以理会，因为心里有些悸动。

季紫按住话筒，深吸一口气。

“简氏企业……简观鸿……你们家庭企业？”季紫缓缓吐出这几个字，似乎有点不敢相信。

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怕到我们公司工作啊？！”旭民故意激她。

季紫一声冷笑，“哼，我怎么会怕到简氏上班？我只是在考虑是否要和你们这对表兄弟共事罢了！”

“哈！你没见过我表哥，也许不知道他的为人；但是我们认识、相处这么久了，跟我在一起办公不好吗？”旭民挑衅地说。

季紫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季紫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呢？”旭民有点不耐烦。

“我接受。”季紫毫不思索便答应。

“好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去载你，你先和我表哥见个面。”旭民十分高兴。

“好，明天见”

季紫的电话还未挂下，思绪便已飘得好远、好远……这有点出乎她的预料，她从来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到简氏企业工作，她……。“吓嗒”电话筒掉了，敲醒思绪被拉远的她。

季紫拨动耳际的发丝，心里想着简观鸿会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和旭民一样？天塌下来有别人顶着的吊儿郎当？还是脱离不了简家的模式——没耐心加上满脑子沙文思

想？

“算了，先别去想他！明天看了就知道，不是吗？”季紫摇摇头，摇掉所有的胡思乱想。

“观鸿，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范季紫小姐。”旭民十分得意地向他表哥炫耀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。

“你好，范小姐！”观鸿抬起头，仔细地打量着她。

季紫出身大家庭，家里的富裕，其实用不着她到外面上班赚钱。但是，外柔内刚的她，却已在商场历练多年；也许是自幼家庭环境的影响，造成她对经商企画，有一套独到的见解。

今天，季紫特别穿了一件粉绿色洋装，颈上戴着一串白色心形小颈链，衬着她娇美秀气的脸庞，更显出一种典雅与落落大方的气质。

观鸿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所见，不敢相信旭民的女朋友会如此出色夺人，难怪旭民每天都在他的耳边季紫长、季紫短的，难怪……

“简先生，您好！久仰大名！”

季紫微微颌首，也观察着眼前的简观鸿；这个在她心中、梦里打转已久的名字。

他是和旭民不太一样，他看起来较为稳重、成熟，眼神中也流露出旭民完全没有的诚恳自然。他脸上的轮廓透着刚毅中的温柔，连微笑都让人觉得有如沐于和煦的春风中。

这真是简观鸿吗？实在和我想像的相去甚远！

季紫觉得可笑，但在未失态前，她微笑地问道：“不知简先生有任何问题没有？”

“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？你的工作经历与资料，旭民大致都告诉我了。若是往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会向你提出。至于我的工作方式、处理事物的习惯，以及对公司人事的态度……等等一些细节，你往后慢慢就会知道。你对于未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问题？”观鸿一口气作了大略的叙说后，耐心地注视着她。

“你若对未来的工作有疑问；或是对公司任何政策有疑惑，我会针对你的问题，作适度的讲解与说明——万其是在日后，在你成为我的机要秘书之后——对不起！我说了这么多，请虽见怪！不知你是否有任何问题？”观鸿透过季紫聪慧的眼神中，得到了答案。

“简先生，我做过几年的秘书工作，相信应该比较容易进入情况，也会比较驾轻就熟。如果日后有任何问题，我会毫不客气地请教你；若是我有哪些缺失，也请你不吝指导。”季紫脸上透着一股刚毅果决、认真负责的气息。

观鸿再度望着季紫，有点迷惑了——范季紫到底是如何的一位女子？

她娇秀的脸孔看来温驯柔和，但似乎又有一股令人不敢逼视的冷漠，到底哪个才是她呢？

“观鸿，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我带来的女朋友太优秀

了,让你瞠目结舌?”旭民这时终于开口,他看他们俩都不说话,只好打圆场说:“好了,好了!我想你们大概也谈得差不多了。我们可以去喝杯咖啡、吃顿饭了吧?”

旭民看来十分得意,当然也非常高兴;因为这么一来,他除了有人可以分担他的工作,助观鸿一臂之力外;另一方面,最重要的,他可以藉上班的时间,多和季紫接近,好增进彼此的感情。

“你们先去吧!我还有事要办。”观鸿对他们两人笑着,识趣地避开三人行的尴尬场面。

“那我就先带季紫去吃饭喽!”旭民向观鸿投以感谢的眼神,立刻拉着季紫的手向门边走去。

“简先生,我们先离开了,再见!”季紫急忙回过头,向观鸿打声招呼。

“再见!用餐愉快!”观鸿给她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于是,旭民拉着季紫,飞快地走出总经理的大办公室。

观鸿此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纳闷。季紫谈吐得宜,落落大方,全然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,她怎么会看上旭民这种吊儿郎当的人?还是旭民对她有适度个性上的隐藏?

“唉!何必想太多?”观鸿摇摇头,自言自语地找了个藉口。

然而,走出办公室的季紫,心里并没有从简先生及刚

刚的面谈情节里走出来。

她回想着方才的谈话；她眼前的简观鸿，和旭民竟是那般的不一樣。他沉稳、亲切，大而深邃的眼眸中，隐藏着说不出的温柔，他时而微笑地看着季紫，时而热切地谈着自己的工作，仿佛简氏的整片天地都在他的掌握中。

季紫是不是有点想错了？不！也许是完全想像错了？

简观鸿，也许全然不是她原先所想的，是那种骄矜俗气、趾高气昂的富家纨绔子弟——至少她认为简为凡的儿子该是如此。

然而，真的完全不是？完全出乎季紫的想像之外？

.....

“小姐——拜托你点菜好不好？服务生已经站很久了！”旭民搞不懂季紫怎么又突然变迟钝了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！我突然想到一些事。”季紫赶忙道歉，并很快地点了一份简餐。

“季紫，你怎么又是“简餐”？这里是高级餐厅，你有没有搞错？”旭民对季紫的行为常觉得莫名其妙，相处在一起，也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了，而他还是摸不透她的想法。

也许就是因为季紫的难以捉摸，才会令旭民痴心地追求那么久吧！

“喂，你在想什么？想得那么入神。”旭民好奇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点奇怪罢了！”季紫说。

“什么事奇怪?”

“你和简观鸿似乎不太一样。”季紫一边说,一边搅拌着桌上的冰红茶。

旭民听了,不觉得噗哧笑出来。

“我姓梁,他姓简,当然不一样!”旭民用那惯有的笑容,邪邪地看着季紫。

“我指的不是这个,我指的是你们的个性……”

“我们是两个个体,个性当然会不一样!小姐……能不能请你不要谈得那么深奥?我们吃饭好不好?”

旭民开始对季紫的话题有些不耐烦。他有时真的很难想像,季紫小小的脑袋瓜里,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?为什么她总是不像他身边其他的女人一样,为他说一些他爱听的话语,或是谈着时下流行的话题、去处、休闲、打扮等等时髦的玩意?

而他也怀疑,为什么自己竟也会甘于栽在她的手下,为她魂萦梦系?是为了她的美貌、灵气?还是她异于一般容易到手的女子,有种不同的冷漠傲然?

旭民啊!旭民!你为什么为着区区的一位范季紫,而把自己搞得这般复杂?

旭民摇摇头,仔细地看著坐在他面前的范季紫,真希望自己能看出一些答案。

“你怎么了?怎么换你突然不说话?”旭民静静地看着季紫,反而让她觉得奇怪。“我刚刚有说错话吗?”季紫问

他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突然不说话？”

“我也是‘突然想到一些事’。”旭民又开始不失本性
地调皮回答。

“什么事？”季紫反而有点紧张。

“没事！”旭民又是邪邪地笑着看她。

季紫瞪他一眼，自顾自地用餐，惩罚旭民的不回答。

而旭民也不想再多说话，于是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
各自坐着，倔强的任谁也不愿先开口。

好不容易终于用餐完毕，旭民开口向季紫说：“我送
你回家吧！明天早上再送你去上班。”旭民看季紫一直沉
默，也没多说什么。

于是两个人又一路默默地坐车回去，各怀心事。

季紫没有生气，只是不想说话，因为她决定不再忍让
旭民的沙文思想。这次她除了要磨一磨他的耐心外，也要
削一削他高高在上的骄傲。

季紫实在看不惯旭民常常表现出来的外在言谈。虽
然她一直不愿承认旭民是她的男朋友，但她总不能让她
身旁的男伴，影响她一向良好的形象。

季紫心中暗暗决定，如果她愿意接受旭民的追求，就
必须要慢慢改掉他一些不良习惯，否则，她是不可能接受
的……

然而，旭民心里也在想，他有什么不对、不好？他有钱、有势、又有傲人的外表，季紫能在他身旁，已经是她的福气，而她为什么一直说他这个不好、那个不好？她也不仔细瞧瞧，有多少女孩子想和他梁旭民亲近、交往是他都不想要的！

两个人就这么一路想着自己的心事，直到旭民那辆火红色的跑车进一条林荫大道，季紫才对他说：“在这里停车就好。”

季紫等车停稳，正要开车门下去，旭民突然拉住她。

“你生气啦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。”季紫没表情的回答。

“没有？真的没有？”旭民不相信。

季紫看着旭民那副半邪半认真的表情，不禁觉得想笑。于是，她笑着向他说道：“真的没有。”

旭民顿时嘴角都笑开了，真像是一位失宠的孩子得到温暖一样。

“不过——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题，还有，不要老是吊儿郎当！”

“你刚刚不说话，就是因为我这样？”旭民不可思议地问她。

“也不尽然。”季紫老实回答。

“那还有什么原因？”旭民实在搞不懂她。

“没有了，我见你不说话，我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只

是这样,真的!”

季紫不想再多说下去,只好草草地找了一个藉口来搪塞他。

“好吧!那我明天早上来载你去上班,第一天可不准迟到哦!”旭民俨然一副大老板的口气。

“谢谢你!”季紫还是那么客气。

“你这么谢你,总让我觉得有距离。”旭民的语气低沉下来。

“总该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吧?”季紫不想让他失望,只好转了个弯说话。

旭民心情又好转过来,笑着对季紫讨情,“工作是小事,你该如何谢谢我才是大事。”

“找个时间请你,随便你吃什么都可以。”季紫笑着。

“好,那我吃定了!时间多得是,以后再决定,明天可不要迟到啰!”

“不会的。”季紫一边说,一边向他微笑。

“那我不送你进去了,再见!”

“再见!”

旭民看着季紫露出笑容,便宽心愉快的离去,因为他是从来不会考虑、反省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对劲的。

然而,季紫望着那火红的跑车离去时,顿时觉得好累。不知道是这半天的折腾累了?还是对旭民之间的游戏模式累了?她自己也理不清!

“唉……”她缓缓地叹一口气，似乎想藉着这一口气的叹息，来拂去心中种种的无奈与忧虑。

季紫在屋前的林荫大道上，慢慢的踱步着……

她想起今天早上见面的简观鸿，他温文儒雅却不失帅气的外表，留给她无法忘怀的印象；而他的表弟梁旭民为什么会和他如此的不一样？他们不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表兄弟吗？两个人不是念相同的学校、在相同的公司上班吗？但是，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？

“不一样也就罢了，竟然个性相差这么遥远！”季紫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“唉！不尽然吧？或许过了几天，简观鸿就会露出原形和梁旭民一样了！”季紫不敢太早下断言，只好如此告诉自己。

她走进屋内，甩甩头，不想再去思考这么多。她径自走到房间里，放起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，来缓和所有起伏的思绪。

季紫除了工作外，一向爱听音乐，尤其是赖在家里听各种乐器演奏的奏鸣曲。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，也不记得是在哪里听到的，似乎就是在一个小型的谈天应酬中，她听到了这种与于言语的弦外之音。

那天夜里，她当场买下了这卷奏鸣曲，所有的人都感到讶兴：因为在和她交往的人中，几乎看到的，都是她工作表现上的刚毅，而没有丝毫的浪漫气息。然而，他们都

错了。

季紫每每想起这件事，都会暗自在心里窃笑好久。除了窃喜自己骗了别人的眼睛外，还有得意自己的公私分明哩！

然而以后，她还会再公私分明吗？

季紫摇摇头，直慢慢地望着桌上的咖啡杯，似乎也无法自己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旭民准时来接季紫上班。季紫穿着一件米黄色的合身窄裙，外面套着剪裁适宜的薄纱上衣和同色系柔和的西装外衣。

旭民见到季紫这身打扮，开心的笑了，因为他也穿着和她同样色系的衣服。

“我们真有默契，像不像一对情侣？”旭民一边为季紫开门，一边笑着说道。

“是很巧！”季紫不承认他们有默契，也避开了“像你情侣”的问题，只是笑着说是巧合。

旭民其实不会在乎季紫的回答，因为只要季紫在他的公司上班一天，他便有绝对的机会接近她，久而久之，季紫就是他的。除非……不！绝对不能有“除非”的事发生，因为他老早就向观鸿摆明了。

很快的，旭民送季紫到观鸿的办公室，这时观鸿已在座位上。

“不要第一天就虐待人家！”旭民对观鸿警告。

“不会。”观鸿笑着回答。他对这位朝夕相处的表弟，有时还真没办法！

“我中午上来你一起去吃饭。”旭民转向向季紫说道，之后便离开了。

季紫乘机环视一下他的办公室，暗红色的地毯，一张檀木制的桌子摆在整片玻璃窗户的前面，玻璃窗外便是小得如蚂蚁攀爬的街道。窗户的另外两面，是整面摆满书的书框，书框前有一处看起来颇舒服的空间；在那小小的角落里，有几张沙发椅、一个小茶几，上面还摆了清一色的小菊花。

季紫好喜欢这个办公室的摆设。她昨天怎么没发现呢？也许是因为昨天没有今天的心情吧？

“范小姐，你欣赏完了没？”简观鸿客气地问她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！我完全被这个办公室吸引了。”季紫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“没关系，我也很喜欢这室内的陈设，因为这是我自己设计规画的。”简观鸿心喜地向她透露他的得意杰作。

“嗯，除了有办公的气氛外，也多了一份书香的气息。”季紫夸赞道。

“既然你喜欢，可以拿它参考，去布置你的办公室。”简观鸿仍面带微笑。

“对，我的办公室在哪？”季紫终于问起她的办公室。她看见简观鸿仍然笑着，有些不好意思。